

13781

No. 16
中國
031



蔣介石的集中營

北華新書店發行

49174

613781

蔣介石的集中營

華北新書發行

蔣介石的集中營序

饒漱石

國民黨反動派爲了鞏固其少數人自私自利的專制政權，反對大多數人民的民主進步要求，自一九二七年叛變革命以後，即用世界上最野蠻最反動最黑暗的統治方法來鎮壓中國人民，反對中國共產黨和其他主張民主之人士。國民黨反動派曾經實行過中國歷史上空前的大屠殺，數百萬革命青年與工農羣衆，數十萬共產黨員與革命戰士。其中有許多是我黨與中國人民優秀的領袖，在國民黨法西斯的屠刀下慘絕殉國。九一八以後，全國人民在我黨對日抗戰號召之下，愛國運動風起雲湧，國民黨當一腔於殺不勝殺，乃於內戰屠殺之外又採用大監獄與反省院等集中營性質的辦法，拘囚千千萬萬愛國志士，實行其大規模的慢性屠殺，因而身心受摧殘之愛國志士不知凡幾。抗戰爆發國民黨當局爲全國民主勢力所逼迫，曾釋放一部份政治犯。然而武漢失守之後，國民黨當局的反動真面目又一次公開暴露，對日消極應戰積極勾搭的方針，對內則雷厲風行其血腥殘暴的法西斯獨裁專政。壓迫言論，封閉文化機關，組織反共戰爭與虐殺羣衆，自食其對共產黨與全國人民關於團結抗戰之諾言，對我在敵後艱苦卓絕抗戰功高之共產黨八路軍新四軍不但不予接濟，而且曾於一九三九與一九四〇年間發動以華北爲中心之反共內戰，一九四一年又發動以華中爲中心之皖南事變，一九四三年更陰謀以消滅我黨中心所在地——八路軍新四軍總後方之陝甘寧邊區爲中心進行第三次大規模反共內戰。

（後因我黨與全世界全國人民之反對而失敗）。對我敵後解放區則極盡其卑鄙無恥甚至超過敵偽之各種破壞方法。其在大後方則於壓迫人民各種政策之外，復廣設全世界所憎恨的「集中營」，把德意法西斯政治中最凶狠殘忍的「集中營」制度，來對待大後方愛國人民。從蘭州、西安、成都、重慶、到貴陽、昆明、桂林、衡陽，以至曲江、贛州、上饒、福建，都為大小不等的集中營，而以蘭州、西安、重慶、贛州、上饒等處集中營為最大，十數萬有為之人才，亦即抗戰建國有用之幹部。終日呻吟於暗無天日之集中營中，過着酷刑、苦役、飢餓、疾病、槍殺及精神毒害的生活。上饒集中營為華中最大集中營。被囚數千人，其中最大部份為皖南事變被蔣介石無恥軍事陰謀所俘去之我新四軍幹部與戰士，其餘則為東南各省的愛國志士，國民黨當局集中大批特務爪牙與中外法西斯集中營經驗，企圖脅迫我新四軍幹部，戰士與其他愛國人士放棄其抗戰主張，轉變為法西斯之走卒。但國民黨特務走狗們這種無恥與犯罪行為終被受過毛澤東偉大光輝照耀過的志士們所一致反對，而全部落空。國民黨當局於驚惶失措之餘，乃轉而施行高壓，在長期無限制的苦役中並施金（針刺腹部），木（打屁股）、水（灌辣椒水）、火（如烤小豬）、土（活埋）、風（冬夜赤身掛在樹上）、餓（不給吃飽），病（不給藥不准醫），疲（使終日無休息）等刑，以使志士們「痛苦的」死去。同時在精神上則終日以無恥的法西斯反民主反人民的理論強迫其接受，然而志士們在我共產黨員堅強領導與鋼鐵般的團結之下，用茅家嶺暴動和赤石大暴動以及零星的逃跑，勝利地回答了特務當局的新步驟。許多優秀的共產黨員與愛國志士已經經過千辛萬苦回到了新四軍，繼續為中國人民解放事業而戰鬥，有許多未及逃跑的志士們則會做大批槍斃，還有一部份繼續在集中營中過着悲慘的日子。國民黨當局為了掩飾其法西斯政治的面目，曾於去年盟國

記者訪問延安時將西安集中營分散，現在我們就向全世界全國人民提出國民黨集中營的充分證據，我們在這本書裏有了相當充實的關於上饒集中營的材料。（還有高級幹部與戰士部份除外）只要稍有正義感的人都會讀之而怒髮衝冠的。書中所有文章（除第一篇外）都是集中營中逃出來的同志們寫的，每篇文章都充滿了血與恨。國民黨的法西斯政治，不僅用來對付我們共產黨，而且也對付所有的愛國志士們。我們共產黨人願始終與全國贊成團結抗戰爲中國獨立、民主、自由事業而鬥爭的人士在任何地方並肩奮鬥，以達驅逐日寇和解放全中國之目的。我這裏謹向各地被國民黨集中營槍斃、虐殺、病死、困死及受酷刑而死的同志們志士們致哀！向尚在集中營的新四軍指戰員政工人員與其他一切愛國志士致慰問！向由上饒集中營中英勇鬥爭勝利歸來的同志們與戰士們致敬！我這裏特對虐殺自己同胞謀害民族精英殘酷野蠻與毫無人性的國民黨反動派提出嚴重抗議！這本書可說是身受國民黨反動派殘酷摧殘的同志們對國民黨法西斯特務血腥統治的控訴。我堅決相信，像這樣倒行逆施以人民爲敵的國民黨反動統治者，如果還不及早改正錯誤，以贖其重重的罪惡，則不久必將葬身於其自己重重罪惡中，這是毫無疑問的事。

一九四五、一、十三、
皖南事變四週年

蔣介石的集中營

目錄

序.....	饒漱石(一)
上饒集中營.....	長江(一)
上饒集中營的罪行.....	暮鷹(六)
集中營生活散記.....	蒼茫(一八)
懷念孫錫祿同志.....	暮鷹(三二)
如此「三民主義」教育.....	黃迪菲(四〇)
地獄茅家嶺.....	季音(四九)
站鐵籠的一天.....	賴少其(五五)
茅家嶺暴動.....	李勝(六一)
赤石暴動.....	暮鷹(六七)
赤石暴動以後.....	孫秉泰(八三)
獄中雜憶.....	黃迪菲(八三)
	一青(八八)

上饒的集中營

長江

在國民黨統治地區東南各省的千萬青年和革命民衆最憎惡的地方是上饒，這裏是國民黨第三戰區長官司令部所在地，同時也是萬惡的東南各省特務大本營，指揮東南各省特務的最高反動機關是三戰區的情報專員室，情報專員是戴笠的重要殺人兇手張超。

上饒集中營對外的名稱在一九四二年四月以前，分爲第三戰區長官司令部集訓總隊（內分軍士大隊——在鉛山和軍官大隊在周田，大隊長張超）和特別訓練班（主任張超）兩個單位，四月以後，改編爲『中央青年訓練團東南分團』，和國民黨在西安的另一集中營『中央青年訓練團西北分團』遙遙相對，西北分團屬於蔣介石最親信的幹部胡宗南管理。

上饒集中營主要的分爲下列幾個部份：第一是七峯岩，第二是周田村，第三是茅家嶺，第四是李村。還有一部份在石塘，其性質與周田村大致相同，這些地方都在上饒城的附近。

七峯岩可以說是政治軟化所，周田村是苦工營，茅家嶺是活地獄，李村是高等軟化

所。被捕入集中營的大致先經過七峯岩，然後周田村，最後便是茅家嶺，上了茅家嶺，縱算不死也弄得你酷刑餘生，奄奄一息了。

這個集中營，在一九四二年六七月浙贛路戰事以前，裏面關着許多有名人物，除葉挺軍長外，還有馮雪峰、林植夫、黃誠、李子芳等，新聞記者有四個；兩個是國新社的計楷英和谷斯欽，一個是創辦豫東大眾報的徐師梁，一個是浙江民族日報的編輯王開誠，華僑青年有還邏的陳子谷、安南的黃迪菲。皖南事變後，新四軍有幾百幹部被囚禁在這裏。還有一部份是浙贛路一帶教育文化機關中被國特認為思想上有問題的人物，如玉山路其中學的教員，上饒民衆教育館的藝術主任等。還有不少是由國民黨部隊機關中捉來的思想犯，這其中有一些是國民黨軍隊裏服務團的團員，有一些是國民黨的政工人員，這一點和四川綦江縣的集中營不同，那裏是專門囚禁重慶國民黨高級黨政軍機關中被認為思想犯的。

上饒集中營的主要部份在周田村的其中分爲『軍官隊』與『特別訓練班』，軍官隊共分爲五個隊，其中一隊爲女生隊，『特訓班』爲文化程度比較高的份子，由張超的親信幹部王壽山負責，此人陰險狠毒，新四軍在皖南時代，他就在新四軍的周圍，不斷進行奸細破壞工作，他們想把特訓班的人訓練成爲革命的叛徒，作爲特工的後備軍。

在七峯岩中，囚犯是一律帶腳鐐，不許互相談話，不許看書報，他們經常以所謂『情報員』的特工幹部來進行個別談話，實行欺騙，德蘇戰爭爆發後，他們就說莫斯科已失守了；太平洋戰爭爆發後，他們就說抗戰勝利已沒有問題了，他們可以全力對內，鎮壓他們所謂『反動勢力』。

他們自己捏造的小冊子，如『新四軍江南戰績』及『延安印象』『抗大歸來』等，強迫每人都要看，而且強迫大家都要相信，有一個『情報員』爲了誇耀他們『特工』的偉大，又把『延安印象』『抗大歸來』的來路說了出來，原來是憲兵第八團一班個班長派到延安去作奸細，回重慶寫成的；『新四軍江南戰績』，完全是張超這般傢伙的偽造。管理七峯岩的有三個系統：担任衛兵的是三戰區特務團，監督『囚犯』行動的是憲兵，作思想欺騙的是特工——情報員。爲了爭統治權，三方面時常鬥爭，曾經爲了想強姦女犯，特務團和憲兵團幾乎打起來，而他們對於『特工』，一致罵他們是『吃冤枉』的東西。

經過七峯岩的軟化階段，如果還不能達到被囚人『自首』的目的，就轉到周田村的苦役階段。

到了周田村集中營，不管是『軍官隊』，或者是『特別訓練班』，腳鐐一律不要了。這幾百人都關在有鐵絲網的大圍牆中，每天都是繁重的苦工，抬木料、打土牆、修房子、開馬路、平操場、挑水、煮飯，凡是能想得出的苦工，總讓你一天到晚不能絲毫休息，飯也不讓你吃飽，飯裏蒼蠅屎不知多少，弄得大家生病，又不給你醫藥，使你疲憊不堪，日漸病弱。馮××肚子上生一個大瘡，愈爛愈深，每日流膿不止，他們也不許他醫治，一定要『自首』才可以請醫生，所以他的病鬧得非常危險。

對於『軍官隊』的統治辦法，比較更橫蠻些，經常實行毒打，故軍官隊中常發出哀號。而對特訓班，則苦工之外，仍然繼續政治軟化，不斷派些所謂『教官』——特工——分別進行談話，同時暗中佈置內線，偵察『囚犯』之思想行動，往往最後還由張超親

自談話一次，仍不能達到自首之目的時，他們最後的手段是送上『活地獄』茅家嶺。被他們判定爲『頑固不化』的份子，就暗中拖至荒山中施行最殘酷的杖刑，由幾個彪形大漢將手無守鐵的青年瘋狂的毒打，打得半死或者昏死後，然後用糞箕或者由幾個人挾到茅家嶺。

到了茅家嶺，又上腳鍊，二三十人關在一間屋子裏，完全成了待決之囚，再出去的希望就很少了。但是他們也不把這些人槍決，只讓他們長期受罪。有些人被『站鐵籠』，鐵籠內四面有刺，能站不能坐，受過毒打的人，站不到二十四小時就不能支持了，好人也站不過三天的；有些人被『針刺肚皮』，弄得全身是孔，叫苦連天，有些人被『坐老虎凳』；有的在冬天剝光衣服去吹風，夏天跪在太陽裏硬晒；有的經常拖出來毒打。至於日常生活的痛苦，就不待說了，有些特務團士兵也看不過，他們說：『你們如果有罪，就應該槍決，如果無罪，又何必弄得半生半死呢？』

李村是因葉軍長的地方，葉軍長最初表面比較受優待些，沒有上腳鍊，願祝同要他寫一個文件，說明新四軍行動完全由項英負責，他堅決反對，他說：『新四軍一切責任我完全負擔，與他人無關，應將其他被捕人員釋放』。他在李村牆上寫了許多詩，都被特務塗去，還看得出的兩句有『坐牢三個月，勝讀十年書』，這是一九四一年夏天寫的，後來特務要把他遷到另外地方，他不肯去，雙方爭執，被憲兵捆起來弄走了。

國特所希望的『自首』，並沒有收到什麼效果，而管轄他們的，除了不得已的忍耐而外，就是逃跑與暴動，周田村集中營經常發生逃跑事件，而茅家嶺在一九四二年五月，來了一次大暴動，全部『犯人』奪了守衛的武裝，衝出了地獄。

爲了防止逃跑與暴動，『三戰區情報專員室』以上饒爲中心，三十里以內劃爲內層警戒線；密佈軍警，並強迫保甲長一律負責捕拿逃犯；三十里以外之皖南太平、浙江金華、福建崇安則爲外層警戒線，這裏派人於要路口把守，因此有一部份逃出來的革命青年被他們捉回去打死了，也有不少跑脫了。

一九四二年六月敵軍攻佔上饒，這個集中營曾搬至福建，在赤石有一個隊暴動出來。其餘則到徐市成立新集中營，但是全國這樣的集中營還有十幾個，成千成萬的革命青年還在水深火熱中期待着解放呢！

上饒集中營罪行

葛鷹

『新四軍的解散，（？）完全是一個軍紀問題，（？）絲毫不涉及政治問題或黨派問題。（？）』這是反動派頭子在皖南事變後國民黨中央紀念週上公開發表的言論，但新四軍的成千有功無罪而被俘的幹部和戰鬥員，在江西上饒集中營中竟遇到怎樣的『軍紀問題』呢？究竟過的是怎樣的『受訓生活』呢？舉軍官大隊第三隊來作一個例子吧！

（一）空前的殘忍

『國民黨中央寬大爲懷，（？）對於你們這批新四軍的幹部，只要你們能認識錯誤（？）悔過自新，我們絕不咎既往。（？）』這是我們一到集中營後，集中營的最高負責者——第三戰區長官司司令部中將高級情報參謀盧旭和長官司司令部政治部少將情報專員張超向我們『訓示』的。但是管我們的班長是特工，管我們的排長是特工，管我們的隊長是特工；門口有憲兵，門外有圍牆，圍牆外面有絲網，鐵絲網外面是憲兵連的軍事哨，軍事哨的外圍是長官部特務團的排哨和連哨；出外有憲兵跟，出操有機槍看；白天兩頓粥，晚上憲兵防。盧旭又說：『我們並沒有把你們當俘虜看。』而事實上，我們的名單上就註着『匪犯』，連夜裏小便都要經憲兵批准才行，明明有病的人，硬要你去挑二百斤一包米。這是什麼待遇呢？而更慘的還在後面，舉幾個事實吧：

第一個是越南青年華僑黃迪菲同志，他來軍僅只一週，即遭皖變被俘，反動派曉得他不是一個黨員，因此，要他寫一篇『新四軍叛變經過』的論文；他不寫。有一天，指導員叫他去了，一進房間，立刻將黃同志的一千度的眼鏡和上身的棉衣襯衣脫下，這是十月的天氣，黃同志立正在那裏，冷得發抖了。

『你論文寫了沒有？』指導員問。

『沒有寫！』

『爲什麼不寫？』

『不會寫！』

『怎麼，你是一個大學生，不會寫文章？』

『不一定個個大學生都會寫文章的！』

『好！我問你，你讀過三民主義沒有？』

『從小學到中學，從中學到大學，都讀過三民主義的。』

『那麼你信仰不信仰三民主義呢？』

『你們那樣的三民主義不信仰！』

『爲什麼不信仰呢？』

『你自稱是一個三民主義的信徒，而拿這樣的法西斯手段對付革命青年，叫我還要

信仰什麼東西？』

『好！你頑固！』

於是衣服全部剝光，送進一間幽暗、空洞的房間裏，凍餓二天以後隊長指導員又叫

他去了，一進門後，隊長就問：

『怎麼樣？』

『沒有什麼！』

『考慮過了沒有？』

『考慮過了！』

『怎麼樣？』

『不信仰！』

『不信仰！』隊長怒吼一聲，當胸就是一拳。

黃同志被這一擊，退到牆壁上去了。

『好頑固的東西，看你再頑固不頑固。』接着又是幾拳，背靠着牆壁，當胸連着猛擊，人，究竟是人，又不是鐵石，黃同志被擊得昏過去了，醒來時，已躺在自己的鋪位上，圍着幾個自己的同志，黃同志覺胸部很痛，喉嚨一癢，吐出一口血來，傷重了！

第二個落到貴州的青年尹德明同志的身上了，他是一個很健談理論的人，因此，有

一天，也被叫了去。幾句一問，沒有結果，被請到一間另外安置好的房間裏去了。

這是一間空空的房間，四周是泥牆，有一扇木窗，太陽透過它送進一些光綫來，中間有一根柱子，柱子前面放着一張長凳，底下放着兩根繩子。

進房間，尹同志就不由自主的被幾個特工將上衣脫去，褲帶解掉，扔他坐上了那條長凳，背靠着木柱，然後再將他的兩手高舉，兩腳伸後，緊緊的縛在柱子上，這樣，當胸袒露，連腹部也露出來了。一個特工，很熟練的從袋裏掏出了一把二寸長的鋼針，大

約有十幾個，放在長凳的一頭，接着，他就蹲了下去。

這時，隊長又開口問了：

『你自新不自新？』臉上帶着絲絲冷笑。

『不自新！』尹同志堅決地答。

『好！看你自新不自新！』

動手了，蹲着的特工，兩指揀起一枚針，往尹同志的肚裏，深深地插了進去。

『自新不自新？』

『不自新！』

第二枚插進去了！

『我看你快不要嘴硬了，還是答應的好，這種吃苦是不值得的！』另一個特工假仁假義的勸道。

尹同志牙關一咬，筋肉一搐，堅決地答道：

『不自新！』

『好！你這樣硬！』隊長惱火了。

於是：第三枚，第四枚，第五枚，第六枚……

十五枚了，十六枚了，尹同志的呼吸細弱了，但是針還是一板一枚的增加着，整個的胃部和腹部像一頭夏夜偷瓜的刺蝟。

二十一枚，二十二枚，尹同志痛昏過去了。

第三個輪到了過去皖南軍教導隊會計祝金祥同志。有一天半夜裏，大家睡得很熟，

突然，一個班長跑進房來，把祝金祥同志一拍，祝金祥醒過來了，問道：

「幹什麼？」

「隊長請你去，快起來！」

衣服穿好，跟着班長，走出門外，即由兩個憲兵押着走出大門，繞出周田村，到一個小山底下。

上弦的月亮，快要下山，滿天繁星，閃着眼睛，隊長、指導員等看見祝金祥來了，即忙指着地下插着的一把洋鋤說道：

「祝金祥，你把這把鋤子挖一個坑！」

祝金祥心裏有些成竹，但還不能完全確定挖坑究竟做什麼呢？坑已挖好，隊長口開了：

「祝金祥你的問題，你準備怎樣打算？」

「沒有什麼打算！」

「死在臨頭，還是這樣頑固！」

「……………」

「跳下去！」隊長嚴厲喝道。

祝金祥就跳了下去。

「怎樣？」隊長再問。

「沒有怎麼樣！」

憲兵班長等開始埋土了。

『究竟怎麼樣？』

『不自新！』

坑裏的土，一寸一寸的在增加着，埋到膝頭，埋上大腿了。

祝同志閉着眼睛視死如歸！

突然，指導員開口了，他向隊長道：

『他還年輕，放了他，讓他再去考慮考慮，你不要冒火！』

隊長不響。

指導員轉臉對祝金祥道：

『起來，今天饒了你，好好的回去再考慮考慮。』

祝金祥爬了起來，抖抖衣服，拍掉泥土。

隊長威嚴的喝道：

『你回去不准同其他的人講，假使給我查出你講了出去的話，我一定槍斃你！知道

麼！』

第四個，輪到郭勝同志的身上了。由於郭勝同志的高度的堅決性和頑強性，使他嘗受了兩次非人刑法。第一次是這樣的：在十一月的天氣裏，把他混身剝得精光，把四肢縛在一顆樹上，活活的凍他，在冰冷刺骨的寒風裏，郭勝同志死去又活來者數次，始終堅強不屈，敵人無可奈何，仍只得把他放了。第二次是將他拖到山下，掀倒地上，四肢拖着，用扁担木棍，混身毒打，把郭勝同志的腳脛都打壞了，死去又活來者又數次，但郭勝同志仍同以前一樣，死不屈服，敵人無可奈何，仍只得把他放了。